

湖南文史资料

第 六 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湖南文史資料

第六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編輯凡例

一、本刊編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并推动史料征集工作的开展。所选载的资料大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見聞，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实可能不尽详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刊只在一定範圍内作内部发行，以供有关方面的参考。

二、本刊选载的资料，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前各个时期的历史的各个方面，不拘体裁，只要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均可选入。

三、本刊所载资料，欢迎读者提出质疑、补充和订正。

四、本刊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蒋军进犯延安及惨败经过	文于一(1)	△ 200
国民党空军进犯延安的回忆	程藩斌(44)	200
一九二三年谭赵战争与湘军入粤	方鼎英(52)	△ 500
谭赵战争亲历记	戴岳(64)	600
回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	刘兴遗稿(74)	△
关于北伐前后几件事的回忆	唐生智(98)	△ 1000
记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	汤季楠(109)	
广州政治讲习班始末	(121)	△
记留俄学生	何汉文(133)	200
留学苏联的片断	李拔夫(165)	
“马日事变”的片断回忆	卜介侯 任伊平(177)	
“马日事变”后湖南各地的大屠杀(二)	童紫剑 欧阳泗 陈慈涛 邦汉吾	(182)
何键统治湖南初期的一次党潮	文任武(198)	△ 1000

补充与订正

关于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片断回忆	彭子国 汤季楠 唐菊庵 张际泰	(210) 200
对南岳游干班、西南干训班史料的订正	熊壮猷(223)	
国民党湖南省党校反共活动的订正和补充	胡菊影(226)	

蔣軍進犯延安及慘敗經過

文 于 一

一九四七年三月，蔣介石發動了對延安的進犯。擔任進犯的蔣軍是胡宗南部。筆者在胡部任職頗久，進犯延安前後任整編第二十九軍（前身為三十七集團軍）^①參謀長，參與了這次作戰。現就回憶所及，將胡軍進犯延安及慘敗的經過，作一概括的敘述。其非本人所親歷者，則略而不詳，有待旁人提供材料。事隔多年，記憶難免錯誤，又缺乏地圖、資料可資查証，尚希知者予以指正。

遠在抗日戰爭初期（一九三七年冬），國民黨軍隊自上海撤退時，蔣介石為了保存反共力量，執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針，便令胡宗南（當時任第十七軍團長兼第一軍軍長和第一師師長）率第一軍撤到河南。一九三八年秋，日寇向武漢進迫，胡部在豫南與日軍剛一接觸，蔣又令其避而不戰，盡棄豫南城池，撤入陝甘地區，對陝甘寧邊區實行包圍封鎖，企圖扼殺中共於這一狹小貧瘠地區；同時大肆擴充部隊，擴大地盤，積極準備反共力量。從一九三八年秋到一九四七年春進攻延安前夕，胡部由不足五萬人的正規軍擴充到四十七、八萬人的龐大軍事集團。加上轄區的各補訓處、師管區和

^①一九四六年二月，國民黨政府召開了復員整軍會議，決定整編國民黨軍隊，將原來的集團軍改稱整編軍，原來的軍改稱整編師，原來的師改稱整編旅。本文中敘及的旅番號，都是整編師、整編旅，相當於原來的軍或師。

地方保安部队，达五十六、七万人；屯驻东起豫西、晋南，西迄新疆伊犁这一辽阔地带，而以主力置于关中、隴东地区，长期虎视延安，企图伺机进犯。

抗日战争刚一结束，蒋介石即妄图以军事进攻消灭中共的武装力量，只以当时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形成强大压力，并因进行军事准备需要时间，遂虚与中共谈判和召开政协会议，表面上达成“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利用这种和平烟幕，争取时间，积极进行发动内战的准备；一经完成进攻准备，即于一九四六年七月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调动大军对东北、华北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结果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一九四七年春，又企图集中兵力于解放区的东西两翼即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实行所谓重点进攻，妄想先在这两个地区——特别是陕甘宁边区消灭人民解放军主力，或将它赶过黄河，占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迅速解决西北方面的军事问题，以利尔后集中转用兵力于华北、东北，各个击破人民解放军，并达到在政治上打击中共的目的。

进攻延安的任务，自然落到胡宗南的身上。胡以两个整编军辖六个整编师——十五个整编旅，总共约十三万多人（实际担任进攻作战的，在占领延安前为两个整编军部指挥的四个整编师——十一个整编旅，余任守备及维护补给交通线的安全；占领延安后最初为九个整编旅，约七万多人；继后由于不断遭受到损失减为七、八个整编旅）的兵力投入这次战争。在中共中央主动放弃延安的情况下，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进占延安；可是并没有达到消灭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或把它赶出陕甘宁边区的目的，相反却使自己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常家高山、岔口村、清涧等几个战役，被歼灭一个整编师部、五个整编旅，还有一个整编师部和两个整编旅受到严重打击；特别是宜川瓦子街一役，

刘戡的整編第二十九軍軍部和两个整編师部、五个整編旅部、八、团被歼灭；从进犯延安到宜川战役仅一年的時間中，总共被歼灭一个整編軍部、三个整編师部、十个整編旅，另有一个整編师部和一个整編旅受到重大損失，使号称蔣介石的“王牌”軍隊的胡宗南部遭受严重的打击，不得不退出延安和整个陕甘宁边区，从而开始走上了复灭的道路。

蔣軍进犯延安，本是一次垂死的掙扎，其失敗是注定了的。战争的反人民性质和当时已經出現的不利于蔣的軍事形势，是失敗的根本原因。胡宗南的指揮拙劣及其他的一些弱点，也是造成失敗的重要因素之一。胡宗南对人民解放軍和自己的部队都缺乏正确的估計，既輕敌，又惧敌。他自恃兵力雄厚，蓄养多年，在奉到进攻延安的命令之后，为了邀功取宠，滿冀一战而获全胜；但又鉴于与解放軍作战的历史教訓，对对方怀着严重的戒惧心理。因此，在战略指导上，一开始就不想寻求西北人民解放軍的主力决战，只是采取驅逐作战的态势，企图把对方赶过黄河；同时由于害怕暴露自己部队的弱点，被解放軍各个击破，始終采取以大兵团密集平推的战术。这就正好为解放軍执行避开主力决战、相机歼敌的战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胡为人刚愎自用，不肯傾听下級將領的意見，并且欢喜越过下一級指揮机构直接指揮部队；他的私心很重，賞罰不公，有功則据为己有，有过則諉諸別人，因而加深了部队内部的矛盾。这些，对于加速胡軍的复灭，无疑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下面，我就将进攻延安前后几次較大的战役中尚能回忆起来的事实，分段記述。

三原作战會議，进攻“囊形地带”

一九四七年二月初，西安綏靖主任胡宗南奉到蔣介石的命令，

要他开始进攻延安。他决定首先夺取封锁线①上位于陕甘宁边区南面突出的“囊形地带”②，作为进攻延安军事行动的第一步。

这个“囊形地带”系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从宜君向南折经铜川、耀县，向西经淳化再向北折经枸邑至正宁，以马栏为中心，宜君、正宁为袋口。它象一把尖刀直插入国民党的关中地区，并有如下的几个作用：（一）便于西北人民解放军进出封锁线南端，对关中、陇东两大地区的各个城镇和陇海铁路西段及陕甘公路交通线构成严重的威胁；（二）使陕甘宁边区可以利用这个地带的缺口捷径进出一切物资，打破蒋政府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三）使蒋军增加约三百里封锁线的守备兵力，不敢转用于其他地区。蒋介石、胡宗南对这个“囊形地带”感到十分头痛，久已蓄意侵占，只因时机未至，不敢贸然动手。现在既已决定向延安大举进攻，夺取这一地带当然是时候了。同时，为了便于从陇东、关中和晋南向宜川、洛川一带安全集结军队，消除进攻延安大军左侧背的威胁和保证后方补给线的安全，也非首先夺取这一地带不可。

整编第二十九军被指定担任进攻“囊形地带”的任务。胡宗南事先命我拟订作战方案；随即于二月九日清晨乘专车来到三原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召集参加对“囊形地带”作战部队旅长以上的将领，举行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西安绥署副主任裴昌会、副参

①蒋军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线，系东沿黄河，南自洛川东西之线至黄陵、宜君、铜川、耀县、淳化、枸邑至正宁，西经陇东抵宁夏，北抵榆林。

②按封锁线上的地形，从宜君至正宁本系在东西一条平行线上。而封锁线实际上在这一段间，是从宜君向南折经铜川、耀县向西经淳化，再向北折经枸邑至正宁，形成在封锁线上向南的一个“囊形”，蒋军就将这一地带叫做“囊形地带”。

謀長薛敏泉、參謀處長汪承釗，整編第二十九軍軍長劉戡、參謀長文于一，三十六師師長鍾松、七十六師師長廖昂、十二旅旅長陳子干、二十四旅旅長張新、四十八旅旅長何奇、一二三旅旅長劉子奇，以及其他高級幕僚共二十余人（整編第四十七旅旅長李奇亨、整編第一六五旅旅長李日基未趕到）。

胡宗南主持會議，首先講話，大意說：我們要根除共產黨在中國的“禍害”，必須首先消滅它的武裝力量；要達到這一目的，最重要的是拿下延安，消滅它在陝甘寧邊區的主力軍，摧毀它的首腦機構。我相信可以在兩個月內解決陝甘寧邊區的軍事問題，六個月內消滅整個共軍，解決全國對共軍作戰的軍事問題。現在決定先奪取“囊形地帶”。這一戰關係爾後我軍向延安進軍能否順利進展，希望大家努力達成任務。

接着由我代表軍部報告作戰計劃。計劃要點如下：

為了達到消滅“囊形地帶”內的共軍的目的，擬採取四面合圍的戰術。以整編第一六五和整編第四十八兩個旅分別從宜君西北及正寧東南，以果敢迅速的行動，插入“囊形地帶”北端，以一部兵力占領要點，封閉袋口，堵截南下救援和從囊內北撤的共軍；以主力控置於馬蘭以北通向延安的主要道路東西兩側，準備截擊共軍。軍主力同時從東、南、西三面迅速推進，包圍囊內的共軍而殲滅之。軍預備隊控置於宜君附近，以便進出袋口以北地區，聯繫封鎖袋口的部隊，截擊共軍南下救援部隊，以期一舉而獲全勝。

薛敏泉在我報告完畢之後，對軍部的方案提出不同意見。他認為此次作戰的目的主要在於迅速奪取“囊形地帶”，不同意封閉袋口，主張僅從東、南、西三面進攻。我仍極力主張執行原方案。我所持的理由是：認為作戰在軍事上的目的主要是兩個：一個是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一個是奪取戰略要地（點），控制空間。只有實現了前

一个目的，才是真正的胜利；否则，即使夺得了地方，也只是一种虚假的、不可靠的胜利，甚至可能招致严重的后果。况且我们既经调集大軍向“囊形地带”进攻，已不可能隐諱下一步必将对延安采取行动。同时，对延安的进攻，也不可能在这一战役结束之后立即发动，为了调集兵力（当时整編第一軍的主力还在晉南）完成下一步的作战部署和补給設施等，势非有一个短暫的間隙来进行准备不可。既然如此，則应以歼灭对方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采取四面合围的态势，而不应放开袋口，任其北窜（其实这也只是我們的主观幻想，对于在毛主席軍事思想指导和在当时情况下的人民解放軍作战來說，要想消灭它的有生力量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我和薛敏泉发生爭执相持不下的时候，钟松起来发言，也坚决主张采取軍部的方案。胡宗南眼看在場將領大有繼钟松之后一个个出来坚持軍部方案的苗头，于是，既不再征求刘戡的意見（开会之前向胡宗南呈核方案时，刘戡說过，这个方案經軍部研究过，似乎以这样較為妥当），也不讓其他將領发言，正顏厉色地向大家說：

“不必再爭論了，决定按薛副參謀长提出的綏署的意見执行，一切責任由我負。軍預备队控置于三原附近。决定十四日拂晓开始攻击。所有参加作战的部队，統归刘軍长指揮。”說完即宣布散会。到会將領皆相視无語，旋即各返防地准备行动去了。胡宗南之所以不同意軍部的作战方案，其用意很明显：他只想在自己的部队不受重大損失的条件下，把西北人民解放軍赶过黄河，占領延安，迅速結束陝甘宁解放区的战事，以显示他的部队的力量，向蔣介石邀功取宠，提高他个人的威信和地位。

二月十四日拂晓，按照胡宗南决定的作战方案，胡軍从东、南、西三面开始向“囊形地带”进攻，整編第三十六师师长钟松、整編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分別指揮各該师（欠整編第二十八旅，整編第一

四四旅)及整編第十七師之第十二旅,第四十八旅,東自宜君、銅川、耀縣,南自三原,西自淳化,枸邑、正寧,向“囊形地帶”推進;整編第四十七旅為軍預備隊,控置於三原附近。當部隊剛一進入解放區,原在該地區的一部西北人民解放軍(據了解系新四旅)即從容地主動向北撤走了。除第十二旅在峽台嶺一度與解放軍掩護撤退的部隊發生戰鬥外,幾乎沒有打什麼仗。胡軍進犯部隊除了占領這塊地方以外,什麼也沒有得到。

洛川作戰會議, 侵占延安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前後,胡宗南部董釗的整編第一軍和劉戡的整編第二十九軍所屬各部已分向宜川、洛川地區集結,準備待命向延安進攻。三月十一日晚上,胡宗南在洛川的西安綏署前方指揮所召開參加對延安作戰部隊旅長以上將領的作戰會議。到會的有(按部隊建制排列):西安綏署副主任裴昌會、副參謀長薛敏泉、參謀處長汪承釗;整編第一軍軍長董釗、參謀長朱俠,第一師師長羅列,第一旅旅長吳俊,第七十八旅旅長沈策,第一六七旅旅長李崐崗,第二十七師師長王應尊,第三十一旅旅長李紀云,第四十七旅旅長李奇亨,第九十師代師長陳武,第五十三旅旅長鄧宏義,第六十一旅旅長鄧鍾梅;整編第二十九軍軍長劉戡、參謀長文于一,第十七師師長何文鼎,第十二旅旅長陳子干,第三十六師師長鍾松,第一二三旅旅長劉子奇,第一六五旅旅長李日基,第七十六師師長廖昂,第二十四旅旅長張新,第一三五旅旅長祝夏年(該旅系西安綏署的直轄旅,當時尚未編入師,新撥歸二十九軍指揮的。會後祝夏年病假離職,由副旅長麥宗禹代旅長)等。此外還有隸屬第十七師的四十八旅旅長康莊、第八十四旅旅長張祺,隸屬第三十六師的第二十八旅旅長徐保,隸屬第七十六師的第一四四旅旅長賈貴英,或因部

队尚在調集途中（四十八旅和八十四旅），或因另有任务（二十八旅被調空运增援榆林，一四四旅留在关中为控置部队），沒有到会。

胡宗南主持这次会议。他装出一副极为得意、不可一世的神态，首先讲话，大意说：我们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现在领袖（指蒋介石）授命我们进攻延安，彻底摧毁共产党的根据地，解决西北地区剿共的军事问题。我们已经集中了十几万大军，比敌人多几倍；还有邓宝珊的部队在榆林，马鸿逵的部队在隰东，配合我军进行封锁堵截，形势对我们是十分有利的。大家要不负领袖的重托，发挥革命军人的精神，奋勇作战，建立奇功，延安必可指日而下，胜利稳稳在握。

继由綏署参谋处长汪承釗报告作战计划。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以十五个整编旅（约十三万多人）的兵力，区分为左右两翼兵团、总预备队及第二线部队。为了避免重蹈被共军各个击破的复辙，分为两路大军，采取密集平推、齐头并进的战术，向延安攻击前进。

战斗序列：

右翼兵团：

指挥官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

整编第一军

工兵某团一个营

左翼兵团：

指挥官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

整编第二十九军（欠整编第十七师——缺第十二旅、整编第三十六师之第二十八旅、整编第七十六师）

整编第一三五旅

炮兵第一旅某团野炮一个营

装甲兵第二团战车一个连

工兵某团（欠一营）

(野炮营、战车连、工兵团由茶房前进后，因道路不便运动，归入总预备队。占领延安后(四月十三日)又增调整编第五十五旅姚国俊部归二十九军指挥。)

总预备队：整编第七十六师(欠第一四四旅)

第二线部队：整编第十七师(欠第十二旅)

作战行动及任务，规定：

右翼兵团在牛武镇东边之××经××至××(地名忘记)之线(线上属左翼兵团)以东地区；左翼兵团在董兵团以西地区；右翼确实联系董兵团；主力沿咸榆公路两侧及其以西地区；两军同时向延安攻击前进。每日开始行动时间和应到达之线，均有统一规定，并严令不得有违。规定三月十三日黄昏前后，右翼兵团应到达临真镇、金盆湾以南××至××(地名忘记)之间地区，左翼兵团应到达牛武镇、交道镇以南××至××(地名忘记)之间地区，实行战地封锁，进入攻击准备位置。

总预备队集结于洛川附近，当攻击进展后，随左兵团之后，沿咸榆公路东侧山梁跟进，策应两兵团作战。

第二线部队在攻击部队行动开始前，应保护铜川至洛川间的交通线；尔后随战斗的进展向前推进，尽速修复洛川至延安间的咸榆公路，并保护铜川至延安的交通补给线的安全。

攻击开始时间及攻占延安的期限：规定三月十四日(原定三月十三日。因整编第一军的军、师、旅长须从洛川转回宜川附近调动部队进入攻击准备地区，时间来不及，胡宗南在散会时当场宣布推后一天)拂晓开始攻击前进；限三月十九日以前必须占领延安。

汪承剑报告完毕，胡宗南要大家对作战计划发表意见。董剑首先表示右翼兵团完全同意签署计划。刘戡因患气管炎甚剧，说话困难，由我代表发言。我主要讲了两点意见：(一)签署作战计划以两

大兵团采取密集齐头并进，只求尽速顺利进占延安，不急于迫敌决战，似无不可，但战争的胜败主要取决于能否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因此终须通过双方主力最后决战，消灭了对方的主力，才算取得真正的胜利。(二)两翼兵团都系大部队，应可独立作战，至少能够支持一定的时间。左翼兵团有不少重武器。綏署计划规定，本兵团各部队均系沿咸榆公路两侧狭窄正面的高山梁上行动，势必拥挤不堪，既碍大军行进，一旦与敌接触，更不利于作战部队的进出和展开。可否酌予变更，除以必要的兵力沿山梁逐步占领要点搜索前进外，以主力部队沿咸榆公路及其两侧地区分路前进，主力保持于右翼。胡宗南在我发言后，问刘戡的意见如何。刘戡低声回答：“刚才文参谋长是我请他代表发言的，他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我没有什么补充。”刘戡说完，大家面面相觑，默默无言。经过短时间的沉寂之后，胡宗南作出决定说：“左翼兵团的行动，可照该兵团所提的意见办；其他部队均按原计划执行。”说完便宣布散会。

刘戡和我在归途中谈到会议上的情况，认为胡宗南同意我们提出的变更左翼兵团行进路线的意见，显然出于勉强。可能是因为上次进攻“囊形地带”由于没有采纳我们的意见，结果扑一个空；加以刘戡认为綏署正副参谋长盛文、薛敏泉二人均无带兵作战经验，他们所拟的作战计划往往只是一些纸上作业，曾当面向胡提过意见，所以今天在会上才勉强接受我们的意见。预料会后薛敏泉仍将坚持原案，胡宗南也可能会有反复。

次日清晨，刘戡正在他住所的院子里打太极拳，一眼望见裴昌会偕汪承剑向这边走来，赶快走进室内对我说：“你看，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我们这位裴学长（裴同刘和我系陆军大学同期同学，刘向以‘学长’呼裴）和汪承剑到这里来了，他们定系为宗南作说客来的。如果裴表示想要维持他们原来的方案，我们应该表示服从綏署的决

定，不要再談別的。”裴等與我們見面后，果然表示此來系為了疏通意見，希望我們同意綏署原來的計劃。劉戡很痛快地說：“我們雖然對計劃提了一點修改意見，綏署考慮全局，如何決定，我們自當絕對遵照執行。”裴昌會听了劉戡的話，連聲說：“很好！很好！那么，就是這樣辦吧。”說完，便笑瞇瞇地回綏署指揮所去了。不一會，胡宗南又親自打電話來約劉戡和我到指揮所去。見面后，胡只是嘻嘻哈哈南京城隍北京土地地談了一通，根本沒有提及作戰計劃的問題。大概意在聯絡感情，沖淡彼此內心的不歡情緒。

十二日下午，西安綏署下達了內容與昨天作戰會議上提出的計劃相同的作戰命令，規定於十四日拂曉開始全綫攻擊前進。

當時在陝甘寧邊區的人民解放軍僅二萬餘人，而蔣軍約近二十萬（包括進攻邊區的胡宗南部和擔任防堵的榆林方面的鄧寶珊部及隴東方面的馬鴻逵等部）之眾，兵力對比，相差懸殊。在此情況下，西北人民解放軍僅以教導旅及警衛集團的三、五千兵力，在延安以南阻擊胡軍的進攻部隊，掩護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機關安全轉移；隨即採取以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不死守一城一地，主動撤出延安，誘敵深入，以逸待勞，給對方製造過失，尋找機會，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正確方針。當西北人民解放軍撤出延安時，故意以少數部隊向延安西北方面撤退，以迷惑胡軍；主力則集結於延安東北之青化砭地區隱蔽起來，準備待胡軍進出這個地區時，出其不意地打它一個截擊戰。

三月十九日近午刻，胡軍先頭部隊已接近延安。當時解放軍已全部撤出延安。胡軍不明情況，鑑於過去吃虧的教訓，深恐又中解放軍誘敵之計，不敢立即進入市區，在延水南岸山上徘徊多時。整編第一師始以少數部隊逐段掩護搜索前進，并向四面八方亂打槍，使用威力搜索探明究竟后，才敢進入市內。

胡軍未經大戰便占領了延安，使胡宗南产生了解放軍“惧怕决战”的錯覺。他在到达延安时，对刘戡和我說：共軍不战而弃延安，証明它自度兵力处于劣势，不敢与我軍主力决战。現在只要我軍以主力尾敌穷追，广面扫蕩，它必将渡黃河东窜。我軍必須迫使它在陝北地区与我决战。他原先只图很快地将中共中央和陝甘宁边区的人民解放軍赶过黃河，此刻又改变了主意，急于寻找西北人民解放軍主力决战了。

当胡軍进占延安时，对解放軍主力的去向不明。据空軍偵察和各方面的报告：当我軍进占延安直前，共軍有大队人馬向延安西北安塞方面撤退。因而誤以为这是西北人民解放軍的主力。胡宗南既决定寻求解放軍的主力决战，在占領延安后，除以整編第二十七师师部率整編第四十七旅在西安綏署直接指揮下担任延安守备，并令整編第三十一旅进驻拐峁（延安东北三十多里），担任延安外围警戒和搜索敌情外，即令董釗率整編第一师和第九十师共五个旅于三月二十四日奔赴安塞，結果是扑一个空；于是又令董部于翌日（二十五日）轉回延安，进行补給，待命行动。

胡軍在中共主动撤退的情况下侵占延安，根本沒有經過什么大战，仅在延安以南双方有些小的接触，亦无重大伤亡。胡宗南为了邀功取宠，在向蔣介石报捷的电报中，却大扯其謊，說什么“經七昼夜（原来上报开始进攻的日期是三月十三日）激战，已于三月十九日拂晓攻占延安，击毙和俘虏共軍各二万余。”蔣介石将这一完全出于捏造的“大胜利”向全国和全世界大吹特吹地加以宣传后，蔣管区的許多中外記者和反动派的一些知名人士，紛紛要求来延安參觀。蔣介石电令胡宗南对这些要来參觀的人准备欢迎。为了处理迫切的軍事問題和应接来訪人士的問題，胡宗南很快就去到延安。他到延安后，除了积极策划下一步的作战行动外，对于如何矇騙外面

來訪的人，使自己的謊言不被拆穿，確也煞費心機。由於解放軍撤出延安時，實行了空室清野，不僅物資撤得一干二淨，連老百姓也找不到幾個，眼看要在很短的時間內準備一套虛假的“戰績”和接待用的東西，是有困難的。於是胡宗南一面繼續使用撒謊伎倆，向蔣介石詭稱：延安飛機場和洛川至延安間的公路已被嚴重破壞，正在日夜趕修，須俟修復後始能接待；一面從關中區征派民工，趕運延安，整飾市容，擴修機場，並由西安運來大批高貴食物及日用品，連招待所、酒吧間、理髮廳和浴室等的一切設備（如沙發、桌椅、搪磁澡盆、中西餐具等）以及這些場所的服務人員，也都是由西安接運來的；同時，他挖空心思想出一個辦法，以自己的整編第二十七師的人員和武器，改裝成為這次戰役中擄獲的戰利品，以之愚弄前來參觀的人。後來在參觀中雖然露了不少破綻，出了一些洋相，好在有些人明知是假的，也心照不宣，总算勉強應付過去了。

這次胡宗南在延安，還處理了整編第一旅同整編第六十一旅和整編第七十八旅爭執首先进入延安的“戰功”問題。原來胡宗南為了掩飾整編第一旅上年九月在山西浮山被殲的敗績^①，並圖振作該旅的士氣，在下達進攻延安的命令時，曾向擔任正面攻擊的軍長示意：仗由大家打，但應讓整編第一旅首先进入延安。而事實上最先进抵延安近郊的是整編第六十一旅，同時進入市區的還有整編第七十八旅。胡宗南向上面報告則仍說首先攻入延安的部隊是整編第一旅。因此便引起了有關幾個部隊的爭執，六十一旅和七十八旅的官兵對此深表不滿。胡宗南既不愿也不便再改變上報的原案，又不能不顧全事實和部隊的團結，於是採取對內不談那個部隊最先进入延安的問題，了結了這個糾紛。

^①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四日，蔣軍整編第一旅在山西省浮山被人民解放軍全部殲滅，旅長黃正誠被俘。